

文

選

五



〔梁〕蕭統編
〔唐〕李善注

文



第五册
第四十一卷至第五十卷

上海古籍出版社

文選第五冊目錄

(第四十一卷至第五十卷)

書

李少卿答蘇武書	一八四七
司馬子長報任少卿書	一八五四
楊子幼報孫會宗書	一八六九
孔文舉論盛孝章書	一八七三
朱叔元爲幽州牧與彭寵書	一八七六
陳孔璋爲曹洪與魏文帝書	一八八〇
阮元瑜爲曹公作書與孫權	一八八七
魏文帝與朝歌令吳質書	一八九四
與吳質書	一八九六
與鍾大理書	一八九九

曹子建與楊德祖書	一九〇一
與吳季重書	一九〇五
吳季重答東阿王書	一九〇八
應休璉與滿公琰書	一九一二
與侍郎曹長思書	一九一四
與廣川長岑文瑜書	一九一六
與從弟君苗君胄書	一九一八
嵇叔夜與山巨源絕交書	一九二三
孫子荆爲石仲容與孫皓書	一九三一
趙景眞與嵇茂齊書	一九四〇
丘希範與陳伯之書	一九四三
劉孝標重答劉秣陵沼書	一九五〇
劉子駿移書讓太常博士 并序	一九五二

孔德璋北山移文……………一九五七

檄

司馬長卿喻巴蜀檄……………一九六三

陳孔璋爲袁紹檄豫州……………一九六六

檄吳將校部曲文……………一九七六

鍾士季檄蜀文……………一九八七

司馬長卿難蜀父老……………一九九二

對問

宋玉對楚王問……………一九九六

設論

東方曼倩答客難……………二〇〇〇

楊子雲解嘲 并序……………二〇〇五

班孟堅答賓戲 并序……………二〇一五

辭

漢武帝秋風辭 并序……………二〇二五

陶淵明歸去來 并序……………二〇二六

序

卜子夏毛詩序……………二〇二九

孔安國尚書序……………二〇三一

杜預春秋左氏傳序……………二〇三三

皇甫士安三都賦序……………二〇三七

石季倫思歸引序……………二〇四一

陸士衡豪士賦序……………二〇四三

顏延年三月三日曲水詩序……………二〇四九

王元長三月三日曲水詩序……………二〇五六

任彥昇王文憲集序……………二〇七一

頌

王子淵聖主得賢臣頌……………二〇八九

楊子雲趙充國頌……………二〇九五

史孝山出師頌……………二〇九六

劉伯倫酒德頌……………二〇九八

陸士衡漢高祖功臣頌……………二一〇〇

贊

夏侯孝若東方朔畫贊 并序……………二一〇七

袁彥伯三國名臣序贊……………二一三一

符命

司馬長卿封禪文……………二一三五

楊子雲劇秦美新……………二一四八

班孟堅典引一首……………二一五八

史論

班孟堅公孫弘傳贊……………二一七一

干令升晉紀論晉武帝革命……………二一七四

晉紀總論……………二一七五

范蔚宗後漢書皇后紀論……………二一九四

後漢書二十八將傳論……………二二〇一

宦者傳論……………二二〇五

逸民傳論……………二二二二

沈休文宋書謝靈運傳論……………二二二七

恩倖傳論……………二二三三

史述贊

班孟堅述高紀第一……………三三六

述成紀第十……………三三七

述韓英彭盧吳傳第四……………三三八

范蔚宗後漢書光武紀贊……………三三九

文選卷第四十一

書上

答蘇武書

李少卿

子卿足下：

蔡邕獨斷曰：陛下者，羣臣與至尊言，不敢指斥天子，故呼在陛下者而告之，因卑達尊之意也。及

羣臣庶士相與言殿下、閣下、足下、侍者、執事之屬，皆此類也。

勤宣令德，策名清時，

左氏傳，僖公二十三年，狐突對晉惠公曰：策名委質，貳乃辟也。策名，謂君簡書臣之名。清時，謂昭帝之時。

策名，謂君簡書臣之名。

清時，謂昭帝之時。

榮問休暢，幸甚幸甚！

小雅

曰：非分而得謂之幸。

遠託異國，昔人所悲，

桓子新論，雍門周鼓琴見孟嘗君，曰：先生鼓琴，亦能令悲乎？對

曰：所能令悲者，遠赴絕國，無相見期。若此人者，但聞飛鳥之號，秋風蕭條，則心傷矣。

望風懷想，能不依依！

昔者不遺，遠辱還答，慰誨勸勸，有踰骨肉。

陵雖不敏，

孝經曰：參不敏。

能不愧然！

自從初降，以至今日，身之窮困，獨坐愁苦，終日無覩，但見異類。

家語，孔子曰：舜之爲君，暢

於異類。

王肅曰：異類，四方夷狄也。

章韞古豆切，毳川芮切，幘，以禦風雨。羶肉酪漿，以充飢渴。

說文

曰：鞬，臂衣也。漢書：董君絲幘傳鞬。注曰：鞬形如射鞬，以縛左右手，以於事使也。韃，幘也。氈帳也。烏孫公主歌曰：肉

爲食，酪爲漿。舉目言笑，誰與爲歡？胡地玄冰，邊土慘裂，說文曰：慘，毒也。廣雅曰：裂，分也。但

聞悲風蕭條之聲。涼秋九月，塞外草衰。夜不能寐，側耳遠聽，胡笳互動，牧馬悲鳴，杜肇

笳賦序曰：笳者，李伯陽入西戎所作也。傅玄笳賦序曰：吹葉爲聲。說文作葭。毛詩曰：駟駒牧馬。吟嘯成羣，邊聲

四起。晨坐聽之，不覺淚下。嗟乎子卿！陵獨何心，能不悲哉！與子別後，益復無聊。賈逵

國語注曰：聊，賴也。上念老母，臨年被戮；妻子無辜，並爲鯨鯢。左氏傳：楚子曰：古者明王伐不敬，取其

鯨鯢而封之，以爲大戮。杜預曰：鯨鯢，大魚名，以喻不義之人吞食小國。身負國恩，爲世所悲。背恩不報，爲負恩

也。鄭玄禮記注曰：負，背也。子歸受榮，我留受辱，命也如何！身出禮義之鄉，而入無知之俗，違

棄君親之恩，長爲蠻夷之域，傷已！令先君之嗣，先君謂其父當戶也，卽廣之子。更成戎狄之族，

又自悲矣！功大罪小，不蒙明察，孤負陵心，區區之意，每一念至，忽然忘生。陵不難刺七亦

切心以自明，芻亡粉切頸以見志，願國家於我已矣。王逸注離騷曰：已矣，絕望之辭也。殺身無益，適

足增羞，故每攘臂忍辱，輒復苟活。孟子曰：馮婦善搏虎，攘臂下車，衆皆悅之。左右之人，見陵如此，

以爲不入耳之歡，來相勸勉。異方之樂，祇音支令人悲，增忤怛耳。爾雅曰：忤，憂也。方言曰：怛，

痛也。嗟乎子卿！人之相知，貴相知心。前書倉卒七忽，未盡所懷，故復略而言之：

昔先帝授陵步卒五千，先帝，謂武帝也。出征絕域，五將失道，陵獨遇戰。漢書武紀曰：天漢

二年，將軍李廣利出酒泉，公孫敖出西河，騎都尉李陵將步卒五千出居延。時無五將，未審陵書之誤，而武紀略之。集表云：臣以天漢二年到塞外，尋被詔書，責臣不進。臣輒引師前到浚稽山。五將失道。詳此，亦不云其名。而裏萬里之

糧，帥徒步之師，出天漢之外，入強胡之域。漢書，蕭何曰：語天漢，其稱甚美。臣瓚按：流俗語曰天漢，其

言常以漢配天，此美名也。以五千之衆，對十萬之軍，策疲乏之兵，當新羈之馬。說文曰：羈，馬絡頭

也。然猶斬將奪居展切旗，追奔逐北，史記曰：斬將奪旗之士。臣瓚按：拔取曰奪。商君書曰：戰勝逐北。服

虔漢書注曰：師敗曰北。滅跡掃塵，斬其梟帥。張晏漢書注曰：驍勇也，若六博之梟。使三軍之士，視死

如歸。呂氏春秋，管仲謂齊侯曰：平原廣域，車不結軌，士不旋踵，鼓之，使三軍之士，視死如歸，臣不如王子成父。陵

也不才，希當大任，呂氏春秋，淳于髡曰：臣不肖，不足以當大任。意謂此時，功難堪矣。說文作戡。戡，

勝也。此堪是地名，今傳俗用。匈奴既敗，舉國興師，劉兆穀梁注曰：舉，盡也。更練精兵，強踰十萬。

單于臨陣，親自合圍。客主之形，既不相如而去切；步馬之勢，又甚懸絕。疲兵再戰，一以

當千，然猶扶乘創，初良切痛，決命爭首，漢書曰：陵與單于連戰，士卒矢傷，三創者載輦，兩創者將車，一創者持

兵。死傷積野，餘不滿百，而皆扶病，不任干戈。然陵振臂一呼，創病皆起，舉刃指虜，胡馬

奔走；兵盡矢窮，人無尺鐵，猶復徒首奮呼火故切，徒，空也。言空首奮擊，無復甲冑。爭爲先登。

當此時也，天地爲陵震怒，戰士爲陵飲血。血卽淚也。燕丹子曰：太子唏噓飲淚。單于謂陵不可復

得，便欲引還。而賊臣教之，遂便復戰。賊臣，謂管敢也。李陵傳云：軍候管敢爲軍旅候，被校尉笞之五十，

乃亡入匈奴。于時匈奴與陵戰，至塞，恐漢有伏兵，欲引還。敢曰：漢無伏兵。匈奴因大進新兵。陵戰蘭干山，漢軍敗，弓矢並盡，陵於是遂降。故陵不免耳。

昔高皇帝以三十萬衆，困於平城，當此之時，猛將如雨，謀臣如雨，然猶七日不食，僅乃得免。

史記曰：高祖自將擊韓王信，遂至平城，爲匈奴所圍，七日不得食。用陳平祕計始得免。毛詩曰：齊子歸止，其從如雲。又曰：其從如雨。何休公羊注曰：僅，纔也。況當陵者，豈易爲力哉？而執事者云云，謂漢朝執事

之人也。苟怨陵以不死。然陵不死，罪也；子卿視陵，豈偷生之士，而惜死之人哉？寧有背

君親，捐妻子，而反爲利者乎？然陵不死，有所爲也，故欲如前書之言，報恩於國主耳。李陵

前與蘇子卿書云：陵前爲子卿死之計，所以然者，冀其駭醜虜，驕然南馳，故且屈以求伸。若將不死，功成事立，則將上報厚恩，下顯祖考之明也。誠以虛死不如立節，滅名不如報德也。琴操曰：重耳將自殺，子曰：申生虛死，子

復隨之。昔范蠡不殉會稽之恥，曹沫亡貝切不死三敗之辱，卒子律切復勾踐之讎，報魯國之差。

史記曰：吳王發精卒擊越，敗之。越王乃以餘兵五千人保棲於會稽。勾踐令大夫種行成於吳，吳王赦越。勾踐自會稽七

年撫循其士民。吳王北會諸侯於黃池，范蠡曰：可矣。乃發兵伐吳。吳師敗，乃請成於越。後四年，越復伐吳，吳師敗，吳

王遂自殺。又曰：曹沫者，魯人，以勇力事魯莊公。爲魯將，與齊戰，三戰三北。莊公懼，乃獻遂邑之地以和，猶復以爲

將。齊桓公許與魯會于柯。桓公與莊公既盟于壇上，曹沫執匕首劫齊桓公。桓公問曰：子將何欲？曹沫曰：齊強魯弱，

而大國侵魯亦已甚矣。今魯城壞壓境，君其圖之。桓公乃許盡還魯之侵地。區區之心，切慕此耳。何圖志未

立而怨已成，計未從而骨肉受刑，漢書曰：公孫敖捕得生口，言陵教單于爲兵以備漢，於是陵家母弟妻子皆伏誅。此陵所以仰天椎直追切心而泣血也！

足下又云：漢與功臣不薄。子爲漢臣，安得不云爾乎？昔蕭樊囚繫，韓彭菹醢，史記曰：

相國蕭何爲民請曰：長安地狹，上林中多空棄地。願令民得入田，收聚爲獸食。上大怒曰：相國多受賈人財物，乃請吾

苑。遂下廷尉械繫之。又曰：高祖病，有人惡樊噲黨呂氏，卽曰：上一日宮車晏駕，則噲欲以兵盡誅戚氏趙王如意之屬。

高祖大怒，乃使陳平載絳侯代將，而卽軍中斬噲。陳平畏呂氏，執噲詣長安。又曰：陳豨反，韓信在長安欲應之。事覺，

呂后使武士縛信，斬於長安鍾室。又曰：彭越反，高祖赦之，遷處蜀道，著青衣，行至鄜，逢呂后從長安來，越泣曰：願處故

昌邑。后許諾。既至，白上曰：彭越，壯士也，今徙蜀，自遺患，不如誅之。令其舍人告越反，遂夷三族。黠布傳，薛公曰：

前年醢彭越，往年殺韓信。說文曰：菹，肉醬也。黠錯受戮，周魏見辜，黠錯，已見西征賦。漢書曰：周勃爲丞相

十餘月，上乃免丞相就國。歲餘，每河東尉守行縣至絳，絳侯勃自畏恐誅，常被甲，令家人持兵以自衛。其後人有上書告

勃欲反，下廷尉捕治之。又曰：寶嬰，景帝時，吳楚反，拜嬰爲大將軍。七國破，封嬰爲魏其侯。坐灌夫罵丞相田蚡，不

敬，遂論嬰棄市。其餘佐命立功之士，賈誼亞夫之徒，皆信命世之才，抱將相之具，而受小人之

讒，並受禍敗之辱，卒使懷才受謗，能不得展。彼二子之遐舉，誰不爲之痛心哉！左氏傳曰：

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賈誼，已見鸚鵡賦。漢書曰：周亞夫諫上不用，因謝病免相。亞夫子爲父買官尙方甲楯五百，

被召詣廷尉，責問曰：君侯欲反乎？亞夫曰：所買乃葬器也。何謂反乎？吏侵之，益怒，遂入廷尉，不食五日，歐血而死。

孟子曰：千年一聖，五百年一賢。聖聖未出，其中有命世者。二子，謂范蠡、曹沫也。言諸侯才能者被囚戮，不如二子之能雪恥報功也。陵先將軍，功略蓋天地，義勇冠三軍，徒失貴臣之意，到身絕域之表。此功臣

義士所以負戟而長嘆者也！何謂不薄哉？先將軍，謂李廣也。貴臣，謂衛青也。漢書曰：元狩四年，大將

軍衛青擊匈奴，廣爲前將軍。出塞捕虜，知單于所居處，乃自部精兵，而令廣出東道。東道迴遠，廣辭曰：臣結髮而與匈

奴戰，願居前。大將軍不聽。廣意色愠怒，引兵出東道，惑失道，後大將軍。大將軍因問失道狀，欲上書報天子。廣未對，

大將軍長史急責廣。廣謂其麾下曰：結髮與匈奴大小十餘戰，今幸從大將軍出接單于兵，而大將軍令廣部行迴遠，又迷

失道，豈非天哉！且廣年六十餘，終不復對刀筆之吏。遂引刀自剄。音義，鄭德曰：以刀割頸爲剄，姑鼎切。

且足下昔以單車之使，適萬乘之虜，遭時不遇，至於伏劍不顧，流離辛苦，幾亘依切死朔

北之野。漢書曰：漢遣蘇武以中郎將持節送匈奴使留在漢者。匈奴方欲使送武，會匈奴緜王、長水虞常反匈奴中，常

以告武副使張勝，勝許以貨物與常。一人夜亡告之，緜王等死，虞常生得。匈奴使衛律治其事。張勝以告武，武曰：事如

此，必及我。衛律召武受辭，武謂惠等：屈節辱身，雖生，何面目以歸漢？引佩刀以自刺。衛律驚，自抱持武。武氣絕半

日復息。乃徙武北海無人處。丁年奉使，皓首而歸。丁年，謂丁壯之年也。漢書曰：武留匈奴凡十九歲。始以

強壯出，及還，鬢髮並白。老母終堂，生妻去帷。漢書，陵謂武曰：陵來時，太夫人已不幸，陵送至陽陵。子卿婦年

少，聞以更嫁。此天下所希聞，古今所未有也。蠻貊之人，尚猶嘉子之節，況爲天下之主乎？

陵謂足下，當享茅土之薦，受千乘之賞。尚書緯曰：天子社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土冒以黃土。

將封諸侯，各取方土，直以白茅，以爲社。論語曰：導千乘之國。漢書曰：兵車千乘，諸侯之大者。聞子之歸，賜不過二百萬，位不過典屬國。漢書，元始六年，武至京師，拜爲典屬國，秩中二千石，賜錢二百萬。無尺土之封，加子之勤。而妨功害能之臣，盡爲萬戶侯，親戚貪佞之類，悉爲廊廟宰。子尚如此，陵復何望哉？且漢厚誅陵以不死，薄賞子以守節，欲使遠聽之臣，望風馳命，此實難矣。所以每顧而不悔者也。陵雖孤恩，漢亦負德。言陵無功以報漢爲孤恩，漢戮陵母爲負德。論語曰：德不孤，必有鄰。昔人有言：「雖忠不烈，視死如歸。」陵誠能安，言陵忠誠能安於死事。而主豈復能眷眷乎？男兒生以不成名，死則葬蠻夷中，誰復能屈身稽顙，還向北闕，使刀筆之吏，弄其文墨邪？史記，張釋之曰：秦任刀筆之吏。又功臣曰：蕭何徒持文墨，顯居臣上。願足下勿復望陵！

嗟乎子卿！夫復何言！相去萬里，人絕路殊。生爲別世之人，死爲異域之鬼，長與足下生死辭矣！幸謝故人，故人，謂任立政、大將軍霍光、上官桀等。勉事聖君。足下胤子無恙，漢書曰：武在匈奴時，胡婦生子名通國。楚辭曰：賴皇天之厚德兮，還及君之無恙。勿以爲念，努力自愛。老子曰：聖人自愛。時因北風，復惠德音。 李陵頓首。

文選考異

注「綠幘傳鞬注曰」袁本、茶陵本無「鞬注」二字。案：依顏注訂之，當脫「鞬韋昭」三字，沈所補未是。

故每襄臂忍辱。袁本、茶陵本云善無「每」字。案：此尤延之校添，以五臣亂善耳。

注「子曰申生虛死」陳云「子」下脫「犯」字，是也。各本皆脫。

注「遷處蜀道著青衣」陳云：「著」字衍，是也。各本皆衍。

注「吏侵之益怒」茶陵本「怒」作「急」，是也。袁本亦誤「怒」。

注「顯居臣上」何校「顯」改「顧」，陳同，是也。各本皆誤。

報任少卿書

司馬子長

漢書曰：遷既被刑之後，爲中書令，尊寵任職。故人益州刺史任安乃與書，責以進賢之義，

遷報之。遷死後，其書稍出。史記曰：任安，滎陽人，爲衛將軍，後爲益州刺史。

太史公牛馬走

太史公，遷父談也。走，猶僕也。言己爲太史公掌牛馬之僕，自謙之辭也。

司馬遷再拜

言，少卿足下：如淳曰：少卿，任安字也。

曩者辱賜書，教以順於接物，推賢進士爲務。禮記曰：儒有推

賢而進。意氣勸勸懇懇，勸勸懇懇，忠款之貌也。若望僕不相師，而用流俗人之言。僕非敢如此

也。蘇林曰：而，猶如也。禮記曰：不從流俗。鄭玄曰：流俗，失俗也。僕雖罷駑，亦嘗側聞長者之遺風矣。

側聞，謙辭也。列子曰：吾側聞之。禮記曰：與長者坐，必異席。顧自以爲身殘處穢，動而見尤，言舉動必爲

人之所尤過也。欲益反損，是以獨鬱悒而與誰語。鬱悒，不通也。楚辭曰：獨鬱結其誰語。諺曰：「誰爲

爲之？孰令聽之？」誰爲，猶爲誰也。言已假欲爲善，當爲誰爲之乎？復欲誰聽之乎？蓋鍾子期死，伯牙終身不復鼓琴。呂氏春秋曰：伯牙鼓琴，意在太山。鍾子期曰：善哉，巍巍若太山。俄而志在流水。子期曰：善哉，湯湯乎若流水。子期死，伯牙破琴絕絃，終身不復鼓琴，以爲世無知音者。何則？士爲知己者用，女爲說己者容。戰國策曰：晉陽之孫豫讓事知伯，知伯寵之。及趙襄子殺知伯，豫讓逃山中，曰：嗟乎！士爲知己者用，女爲悅己者容，吾其報智氏矣。若僕大質已虧缺矣，雖才懷隨和，行若由夷，隋，隋侯珠也；和，和氏璧也。由，許由也；夷，伯夷也。終不可以爲榮，適足以見笑而自點耳。書辭宜答，點，辱也。往前與我書，書宜應答，但有專，故不獲答。會東從上來，又迫賤事，服虔曰：從武帝還。孟康曰：卑賤之事，若煩務也。如淳曰：遷爲中書令，任職常知中書，時偶有賊盜之事。晉灼曰：賤事，家之私事也。相見日淺，卒卒無須臾之間，文穎曰：卒卒，促遽之意也。間，隙也。得竭至意。今少卿抱不測之罪，涉旬月，迫季冬；如淳曰：平居時不肯報其書，今安有不測之罪在獄，故報往日書，欲使其恕以度己也。僕又薄從上雍，恐卒然不可爲諱。李奇曰：薄，迫也。迫當從行。善曰：難言其死，故云不可諱。是僕終已不得舒憤懣以曉左右，廣雅曰：懣，悶也。楚辭曰：惟煩悶以盈胸。則長逝者魂魄私恨無窮。謂任安恨不見報也。請略陳固陋，闕然久不報，幸勿爲過。

僕聞之：脩身者，智之符也；符，信也。愛施者，仁之端也；取與者，義之表也；恥辱者，勇之決也；勇士當於此而果決之。立名者，行之極也。凡人能立志者，行中之最極也。士有此五

者，然後可以託於世，而列於君子之林矣。故禍莫僭於欲利，悲莫痛於傷心，所可僭者，惟欲之與利，爲禍之極也；所可痛者，唯傷心之事，而可爲悲也。行莫醜於辱先，詬莫大於宮刑。醜，穢也。先，謂祖也。詬，音垢。應劭曰：詬，恥也。說文，詬或作詢，火返切。禮記儒行曰：妄常以儒相詬病。左氏傳，宋元公曰：余不忍其詬。尋此二書，其訓頗同。刑餘之人，無所比數，非一世也，所從來遠矣。昔衛靈公與雍渠同載，孔子適陳；家語曰：孔子居衛月餘，靈公與夫人同車出，令宦者雍渠參乘，使孔子爲次乘，遊過市。孔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於是恥之，去衛過曹。此言孔子適陳，未詳。商鞅因景監見，趙良寒心；史記，商君謂趙良曰：我化秦孰與五殺大夫賢？趙良曰：五殺大夫，荆之鄙人也。穆公知其賢，舉之牛口之下，加之百姓之上。今君之見秦王也，因嬖人景監以爲主，非所以爲名也。又趙高謂李斯曰：釋此不從，禍及子孫，足爲寒心也。同子參乘，袁絲變色。蘇林曰：趙談也。與遷父同諱，故曰同子。漢書曰：上朝東宮，趙談參乘。袁絲伏車前曰：臣聞天子所與共六尺輿者，皆天下豪英。今漢雖乏人，陛下獨奈何與刀鋸餘同載？於是上笑，下趙談。自古而恥之。夫以中才之人，事有關於宦豎，莫不傷氣，而況於慷慨之士乎！如今朝廷雖乏人，奈何令刀鋸之餘，薦天下豪俊哉？史記，履紹曰：臣刀鋸之餘，不敢一心。

僕賴先人緒業，廣雅曰：緒，末也。司馬彪莊子注曰：緒，餘也。得待罪輦轂下，二十餘年矣。所以自惟，上之不能納忠効信，有奇策才力之譽，自結明主；次之又不能拾遺補闕，招賢進能，顯巖穴之士；外之又不能備行伍，攻城野戰，有斬將搴旗之功；下之不能積日累勞，取尊

官厚祿，以爲宗族交遊光寵。四者無一遂，苟合取容，無所短長之効，可見如此矣。上之四事無一遂，假欲苟合取容，亦無其所也。史記，蔡澤曰：吳起言不苟合，行不苟容。嚮者，僕常廁下大夫之列，陪

外廷末議。

臣瓚曰：太史令千石，故下大夫也。

外廷，卽今僕射外朝也。

不以此時引維綱，盡思慮。今以

虧形爲掃除之隸，在闐茸之中，闐茸，猥賤也。茸，細毛也。

張揖訓詁以爲闐，瘠劣也。

呂忱字林曰：闐茸，不

肖也。乃欲仰首伸眉，論列是非，不亦輕朝廷羞當世之士邪？嗟乎！嗟乎！如僕尙何言哉！

尙何言哉！

且事本末未易明也。僕少負不羈之行，長無鄉曲之譽，

不羈，言材質高遠，不可羈繫也。

燕丹

子，夏扶曰：士無鄉曲之譽，未可以論行也。

主上幸以先人之故，使得奏薄伎，服虔曰：薄伎，薄才也。出

入周衛之中。周衛，言宿衛周密也。

韋昭曰：天子有宿衛之官。

僕以爲戴盆何以望天？言人戴盆則不得望

天，望天則不得戴盆，事不可兼施。言己方一心營職，不假修人事也。

故絕賓客之知，亡室家之業，日夜思

竭其不肖之才力，禮記曰：某之子不肖。應劭風俗通曰：生子不似父母曰不肖。務一心營職，以求親媚於主

上。

毛詩曰：講誦多士，媚于天子。

而事乃有大謬不然者夫。

夫，語助也。

論語，子曰：有是夫。

僕與李陵，俱居門下，素非能相善也。趣舍異路，

太公六韜曰：夫人皆有性，趣舍不同。

顏師古

曰：趣，所向也；舍，所廢也。未嘗銜盃酒，接慫勸之餘歡。然僕觀其爲人，自守奇士，事親孝，與士

信，臨財廉，取與義。分別有讓，恭儉下人，常思奮不顧身，以徇國家之急。顏師古曰：徇，從